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梅邨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禿之圩貽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圩貽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目爲醜。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

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

欲其畱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廼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怡盥嗽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日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怵然若有凶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

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  
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  
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荅澹辭  
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彊也  
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  
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  
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  
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凶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  
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

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  
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  
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  
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  
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  
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忿非生  
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  
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  
生拜訖。索酒談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

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  
念。生曰。得毋以凶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  
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  
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  
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  
空。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毋相失。請馳封。不能得  
其姓。消承曉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  
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  
今。識大體矣。阮司馬褒寧。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

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今日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嘗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肖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子言。救秀狀。始左病。悲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闕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



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覲信卽入山。且今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顧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畱軍中者。亾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踵

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蘅。故醫也。亦容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子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  
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  
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  
其說稗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  
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于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開山上嘴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墜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自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

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于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于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于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間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雷兩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

選驍騎數人。如商容裝。雜于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于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溯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母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

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柰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傍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過一騎甚駿。遂竝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注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柰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

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  
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  
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  
恨。又私念世間。或有人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  
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  
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  
行。于是陸行從車。冰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居飲  
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母。人卽從  
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



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而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成 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草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

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懽。酒。酣。以火與箸。雜陳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示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醜。遺。皆以武生著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著。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由。賊。于。民。間。見。其。箸。異。

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

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  
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  
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  
日畱畱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  
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  
箸粗僅及繩而旌旄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  
公鄂公英委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  
淡紺色入竹分條如鏤武定太守顧典山爲余言其  
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盞于旁伺炭

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蕭蕭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則伏火。而以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譬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日。共。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半騷抑鬱之態空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木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僊事

方亨咸 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僊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僊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枋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



術能生人。此膏乃僊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刑人。至笞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剗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創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

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有一穗黍。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穗。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

軍皆驚聞于獻賊。獻曰：此神僊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僊臺。於是宋塑匠以淡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長六尺。廣額。滿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喘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僊者。

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僊  
矣。老神僊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  
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僊治。辭以  
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僊揮之曰。此  
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  
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僊從  
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  
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  
求其藥者。皆不敢侈。愧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

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燹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劊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共腰折骨剗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僊老神僊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僊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僊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僊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

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僊者衛之來滇永曆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僊做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曆奔緬甸老神僊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蘄不與人致絕其傳

是可惜。老神僊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撲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悵無所適，因禱于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裘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僊人。素聞終南山多隱僊，願往從之。窮登涉，恐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踞巉巖，達于洞，見一道。

者坐石上。儵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僊。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雷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



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  
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于外醫莫能療  
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  
余于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  
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于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  
某自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  
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  
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  
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

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于泝澣。沈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僊能體父志。不陷于賊。挾此術遊當世。盧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于貨利。遂安神僊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僊與不遇僊。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僊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僊人不得其人。卽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僊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

亦未必真僊。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僊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僊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存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官花史小傳

尤 侗 展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官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故真人。唐孫過庭告子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

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  
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淡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  
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  
黃鍾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  
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  
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  
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  
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  
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

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  
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牕風聲。條  
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  
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  
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  
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  
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  
下歎歎。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  
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

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歿。君作一柬焚告楚江云。三生  
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  
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  
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  
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  
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  
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  
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  
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

橋東君可許歸。作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  
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  
牋詞贈荅。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  
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  
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  
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銅車。詣包山張碩。言  
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  
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  
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



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塞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峰嘗登第一山娑娑屹立不可攀巨靈鼠負崑崙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

鼎石室篆如烟。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  
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一曲樂萬年。  
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  
呼吸三炁應列斗。薤藪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合秋。  
成氣合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薜收別館稱  
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  
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今仙今不可及。髣髴斯  
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蜩蚪。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

至。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

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間唯乩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真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非仙。則詩句彼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歿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爲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觚戲記

彭士望 達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  
除日有爲角觚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  
笑而領之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  
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  
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  
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  
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  
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

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  
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  
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立案上  
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  
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  
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側豎穿級  
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共人更移場他處擇  
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  
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濶步坦坦時或跳躍

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怕蒙。雙目爲聾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

叟視場上人皆服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狂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賤其身與名莊所稱條之弄丸庖丁之

解牛。偃佻之承螭。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徙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餽其口於四方。羸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拮據續食。亦以



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緼。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  
色。群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  
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  
爲寒暑風雨水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  
所做。沐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儂敏。機利捷於猿猴。  
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  
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  
御之所淡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  
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

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闕之郵市。亦無不以戲祀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泮澣。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謾。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昊。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蹠索者予嘗謂此等人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前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虞初新志卷之三

上海圖書館藏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馬伶傳

侯方域

制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

女莫不畢集。列與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  
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刺羽。抗墜疾徐。  
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巖嵩相國  
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  
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  
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由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  
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與化部又不肯輒以  
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  
而馬伶歸。通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聞。

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  
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  
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  
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  
其門。李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  
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狷狷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  
技無所于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空也以分空  
教分空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  
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  
技之工又須問耶

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  
于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人門處乃知藝無學  
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 我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邵楊舍人。深日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補葡萄。薺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于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



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  
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  
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  
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

臚傳及笈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  
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  
已泥金煥然無所獲言于諸公卿問其風者以

識而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柎笠如  
車輪手棕欄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罍

衍。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艸。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  
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  
郡。士。咸。集。群。指。顧。聘。貽。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  
紙。冠。皆。皁。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  
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  
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  
旁。郡。縣。至。昆。陵。驛。橐。駝。墜。于。野。厠。百。計。挽。之。不。能。出。  
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  
或。謂。玉。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為尚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為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周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  
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  
嫵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  
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  
鬪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若恒攬鏡自語  
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風隨  
鴉況作飄花苓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舉人  
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

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于舊  
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  
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  
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  
皆上且視之已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候朝  
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  
也而姬亦時時從各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  
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  
自喜者也則亦胸坎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

厭秦淮。竄徙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  
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  
蠶。非受療于灸炙。則必逃之。颺颺之徑。一日姬方日  
醉。唾聞。胷子在門。其母亦慧。備亟扶出。相見于曲欄。  
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戶。已而四目瞪視。  
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  
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  
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  
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

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蓮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于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觀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于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傷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

蕩葉舟隨所飄泊。至同橋內。見小樓如畫。間閉立水  
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  
抱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  
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鑊狼藉。啟帷見之。  
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  
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  
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  
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  
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



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  
遂霍然。君既有當于我。我豈無當于君。願以此刻委  
終身于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  
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  
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  
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覲。敕  
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  
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  
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潯。聖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  
比雪艷。與辟疆觀競渡于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  
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  
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  
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  
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齊，謝客茗椀，爐香聽子  
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儻侮  
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扎，責諾尋盟，無月不  
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

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  
候辟疆鬧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  
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于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  
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  
極淚下倚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  
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藉辟疆仍力勸  
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募衆譁挾  
姬匿之幾敗事

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

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

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  
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  
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于虎  
膠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  
門生張祠部爲之落藉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  
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  
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  
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  
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

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  
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  
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圻辟疆避  
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  
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于泉府  
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于兵而  
瀕死于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  
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  
卒。其。致。病。之。緣。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

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儔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  
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  
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裋席間物乎及讀辟疆  
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  
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齊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  
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  
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  
雖然歷之風波疾戾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  
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胃辟疆影梅菴憶語

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盤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溯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

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羽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僊



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  
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  
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  
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  
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藥夫人王珪三家宮  
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  
唐詩而卧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  
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  
手抄姬於事涉闕闕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  
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鑑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  
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  
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  
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  
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  
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技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書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

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燂。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

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佛乳看  
蟹目魚鱗傳。堯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  
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露。露瑤草臨波  
備極。盛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枕捧娥眉。余一生  
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  
香。俗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  
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  
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沉香內革沉。橫

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箕。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熟磨。琥珀酒。犀。犀。犀。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夢。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閩中異品。然蒸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峇。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

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莞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而盡出。余與姬谷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鳩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

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  
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鶯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  
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尚未着枕與姬  
經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  
在藥珠衆香燄處令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  
一粒起於幽房偏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  
瀾漫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儿上  
軍持相受或臨歲便艾剪得宜至花放恰採人供

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  
韻幽。皆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  
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  
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卷風斜之態。  
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畱榻右。每晚  
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  
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  
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



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  
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兒恆屢  
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牕延月於枕簟。  
間月去。復捲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  
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  
青天。霜縞水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  
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  
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畧幽香。倦路禪。

關於此靜得矣。

釀餈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盡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綠色。味夏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蓮。仙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落蒲藕笋  
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  
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栢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  
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玉。油蠟如鱗  
魚。蝦鬚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  
如雞瓊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  
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

眞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釐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  
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  
金線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  
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  
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  
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羨美辟疆奇福  
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諄屬入選快讀  
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

人  
卷  
一  
一  
締姍此奇緣能無浩嘆

賣酒者傳

魏

禧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至帆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愛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  
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僅償  
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貲于途甚雪不能行聞賣  
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  
錢買酒肉相飲瞰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  
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瞰酌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  
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  
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瞰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  
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

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母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其人多隱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書龍。敝衣蓬跣。擔  
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  
兒聚。詭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髯疎疎起。  
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蓋。  
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灃陽。年可七十。灃  
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  
羹。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  
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

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荅。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腳踏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

管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昇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其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群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贖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贖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

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于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啓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屐穿  
臭穢不可通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  
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  
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  
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  
曰我善書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暎着紙  
又以破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爐雲吞

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  
華陽王過市前驅河斥不起王曰得全干酒者得  
全干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  
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  
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蒸之半載後有自  
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于王。果一瓢手蹟。王異  
之。發其缸空如也。因嘆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  
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  
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

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  
害。羞。也。來。城。市。看。耕。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飛。  
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  
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箇。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  
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  
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于文潞中見嚴作選後而潞江陳子  
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  
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 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墜。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



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視之。卽喪。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呪。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縱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

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  
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亾  
之淮上。壁曰君可歸楚中。收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  
是時壁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亾者張思任。  
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  
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除  
狼領。善類爲逆。閣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  
就斬西市。梃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  
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亾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

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亾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見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川樓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

故來。僕同月弟。殊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悞道人所期。然排解黨錮處。亦足見其豪俠。